一帘波荡一层云

王芸

在挺立的竹与平展的纸，在浑圆与纤薄、坚硬与绵柔之间，是清水的淋洗、日光的漫射、月光的漂白、石灰的腌渍、旺火的蒸煮、木碓的捶打、纸药的化合、文火的烘烤，是交付悠长时光的发酵、腐蚀、风干，是人的耐心、汗水和经验浇灌……“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从竹到纸复杂的蜕变过程，通过他的讲述在想象中徐徐展开。

此刻，蜕变已至“尾声”，竹不复为竹，纸尚未成纸，如絮浆料在水，一池幽深。我们环立在水槽边，看他双手握住帘柄，送一席竹帘入水，轻荡来去间，细密的竹帘上落下一层似有若无的雾色。停帘轻卷提起，薄雾落在一旁的纸堆上，犹带有清晰帘纹。此谓“抄纸”，纸有了雏形。纸堆渐渐增厚，木榨下压，逼出水分。揭起一层，贴上石壁，温火在夹壁间游走，此谓“焙纸”。少顷，湿气尽除，揭起，如轻云飘过，一纸安落案上。

这动作，他做了四十多年，从笨拙到流畅，轻重缓急，递收行止，手头自有分寸，心中自有拿捏。四十年间，与竹纸的蜕变逆向而行，他从一张“白纸”成熟为一根挺立的“竹”——国家级“非遗”项目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大名章仕康。

这纸经历了尘世间的千锤百炼，虽薄如蝉翼，却柔中含韧，可染五色、吸墨痕、涵朱章、显文字，抗时间涓水穿石之力，越空间狭窄或苍茫之限，传达意绪，联通神思，接续起万千根脉。

在铅山，按照不同的原料配方、制作流程、手法，纸被赋予不同的命名：连四纸、毛边纸、关山纸、表芯纸、荆川纸……铅山的友人告知当地有一首民谣，姑且名之《四白歌》：“第一白来高山雪/第二白来瓦上霜/第三白来白小姐/第四白来连史纸……日头收得高山雪/厨烟收得瓦上霜/书生收得白小姐/先生收得连史纸。”歌谣中吟唱的白白的纸，名“连史”，又名“连四”，是铅山最为著名的纸，赋予这座小小的县城千年不萎的“妍妙辉光”（明代高濂《遵生八笺》）。

章仕康出生在一个叫累马岭的地方，武夷山脉的偏僻山野，漫山竹林，村后一条古道通往福建，云雾常年缭绕处有一道关隘云际关。古时挑着担子的挑夫穿云破雾来去，担子里卧着纸，纸聚向一个叫陈坊的古镇，在那里登船去到河口，沿信江入鄱阳湖，再至长江……明代铅山县志《铅书》有云，“铅山惟纸利天下”。偏僻的累马岭窝在深山中的二十多座瓦房旁，也栖落着一个个纸槽、篁锅，那是乡人习见的物什，与生计有关，与温饱有关，与一个人的一生有关。章仕康的父亲、爷爷、太爷爷，做了一辈子纸。他十三岁学习焙纸，再向手工做纸的纵深处潜游，将竹纸蜕变的过程一一经历，直到像父亲一样做得娴熟，比父亲做得更为得心应手。可连四纸的“生命史”并非一路高光，章仕康经历过纸槽干涸、篁锅寂寞的时段，他为了生活出走他乡，伐过木，去矿山当过爆破员，做过室内装修，开过煤饼店，绕了长长的路，可只要复兴连四纸的召唤一发出，他便回归了父辈的轨迹，与竹纸缠绵半生。在清寂的累马岭，他伐嫩竹，开纸槽，启篁锅，晒黄饼，捶白饼，擦亮属于铅山一张纸的“妍妙辉光”。

在一张照片中，章仕康站在垒起的竹堆上，身后山坡翠竹环绕，而他脚下堆叠成阵的是立夏前夕初生枝叶的嫩竹，带着新鲜的砍伐的伤口，即将开始漫长蜕变的第一环节：“坐地阴干”。他引来泉水反复浇淋，竹在自然之境兀自发酵，缓慢解体，待人工去壳剥丝，纤维条分缕析而出，之后入浆池反复淹料，经溪水反复冲洗，入篁锅反复蒸煮，纯碱、纸药一一参与进来……一年时光划指而过，方有“一帘波荡一层云”的美妙收获。

麻、树皮是最初的造纸原料，“唐末五代时，开始出现竹纸……宋元时期，竹纸开始名闻天下”（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铅山成为竹纸重镇，与其自然风物有关。铅山多竹，漫山遍野的竹，砍而复生，生生不息。铅山多水，自石缝泉眼中涌出，那清澈的水色仿佛携带着明亮的鸟鸣，穿山越石而下。铅山植物繁密，之中有“杨桃藤、毛冬瓜、榔根、水卵虫、楠脑、鸡屎柴”（丁智《连四纸之乡铅山记忆》），都是上佳的纸药。铅山多石灰，为竹的蜕变、纸的涅槃而生提供不可或缺的辅力。铅山多煤，为担负着几度蒸煮之责的巨大篁锅，输送丰沛的火与热力。铅山多江河，桐木江、杨村河、陈坊河等几大水系贯布县域，天然通达的水道赋予一个蜗居在武夷山北麓的小小县城联通世界的可能。

历史上铅山纸业之盛，从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河口镇志》可窥一斑：“自清乾隆年间起，河口镇的商业已达鼎盛……本镇纸庄、纸栈、纸号、纸店有几百家，乡间从事纸业生产的工人已拥有二万余人丁，乡间纸槽有二千三百余张，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江浙绸绢布匹各店，均用铅邑纸张包装，华北一带更为其主要销路”。位于信江之滨的河口镇，曾有“八省码头”之誉。至今，“九弄十三街”形态依然清晰。癸卯年春天，我们穿过五里长街，一堡、二堡、三堡，青石路面落刻着车痕足印，门楣上仍存“天禄遗风”“吉州福地”和模糊难辨的文字。兴发号酱园、悦和源字号、祝荣记纸号、邮政局、吉生祥药号、世界书局、恒孚煤油栈、德昌线号、朱裕立钱庄、兴隆口杂货纸店、朱怡丰商号、陈隆兴布店、金利合药店的门面，如一串老去静穆的身影，依然以花纹繁复、精雕细琢的细部，无声地诉说着这里过往的喧嚣与繁盛。屋宅高墙间窄窄的巷弄曾经人头攒动，直抵沸腾的河岸。据清乾隆年间《铅山县志》记载，这里“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沿江雾布；斯镇胜事，实铅山巨观”。五里长街容纳了1400多家店铺，十大码头沿江排开，依然无法尽数接纳往来船只，常有船只三天无法靠岸，江面千帆林立。那时，纸是铅山派出的与世界结盟的使者。

铅山有连四纸，以薄透柔韧、不腐不蠹而成为印刷古籍的上佳纸料，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亦有素朴、平易、包容的毛边纸，质薄松软、色泽淡黄，有极好的托墨吸水性，墨汁迅疾渗入纸的肌理而保留遄飞的笔形与意绪，乃日常习练书法的上佳纸品。

春和景明时节，油菜花像脆亮的高腔回荡山野，我们走进铅山门石村。两山夹一河，沿一条细路入村，民舍旁卧一口篁锅，添柴口积了如墨色的烟灰。据说这篁锅还不时被填满、被点燃，一次可蒸煮四千斤竹丝，旺火持续12小时。升腾如云的烟雾，仿佛小村酣畅的呼吸吐纳。

再几步，路边一串水池，有的池中清水浸泡竹丝，有的石灰腌渍竹丝。一线清冽的溪水自山中而来，水流欢脱，农妇在水边洗衣，脚边网中养了几尾细鱼。再往前，竹林渐密，路边现一座低矮的红砖房。走进去，小小的空间塞得满满实实，大小水槽都由石头凿空，日光从一侧的窗口探入，照不透屋子深处的幽暗。

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两位师傅正在抄纸，手中竹帘比章仕康所用的小了不止一半。看起来颇为年轻的抄纸师傅李文虎年已五十，做了三十年纸。手工制作毛边纸的传统一直在门石村延续，纸槽、篁锅才得以原生态地保存下来。李文虎还记得小时候，村中有30多张纸槽，800多名做纸工。他从父亲那儿学得手艺，而今一天抄纸12个小时，可成纸一千三四百张。冬天不歇时，水冷，他会温火煮一小锅水，抄一会儿纸泡一会儿手……纸销往上饶广丰一带，有纸商收购，198张毛边纸为一把，价格约80元。一张张纸，铺就了一家人的安稳日子。

尽管机器造纸已全面覆盖生活，可铅山手工竹纸的光华不曾萎谢，始终有一位位、一代代传承者以微薄之力，呵护着那一盏微光。铅山之行，认识了一位名静的女子，十多年前她从四川平武嫁到铅山，与纸结缘。十多年来，她与另一女子玲结伴，一直走在传承铅山连四纸的路上，她们在陈坊建起纸槽，制作传统的连四纸，也研发与时代脉搏契合的纸品。她们的梦想，便是擦亮属于连四纸的“妍妙辉光”，使之光亮如星、常新。

手掌上的泪痕

黄向辉

十岁那年，我永远丢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在夏天遗失的，另一样失落在了冬日。丢失的那两样东西也不是什么精贵玩意儿，只不过是一根绳子和一只手套。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想提笔写点和懵懂女孩沾点边的糟心事，只消闭上双眼，那两样东西便如期而至，涌进脑海。尤其是那根丢失的绳子总要甩起它长长的蛇身，在我眼前时而蜷缩，时而伸展，很像马车夫手里的长马鞭，一不留神就会抽打在我的屁股上，噼啪作响。

说是绳子，其实是一根跳绳。那是爸爸好不容易从部队大院里得来的军用打包绳。在物资匮乏的70年代，那可是“奢侈品”。爸妈眼里，那根跳绳身子骨挺结实，没熬到粉身碎骨就被我跳得没了踪影，实在是太可惜了。

爸爸问我在哪儿丢的？丢的时候和谁在一起？那么长的跳绳，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难道长了翅膀，飞上了天？

我一个字也答不上来，只会仰着小脸，傻呆呆地瞅着爸爸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胡子拉碴的，鼻梁左右的两只眼镜片被正午的阳光涂抹得白花花、亮闪闪。有只绿头大苍蝇从我蓬乱的发梢上嗡嗡飞过，我摇摇头，紧闭小嘴，继续仰着小脸，好像慈爱的爸爸会送给我一样礼物、一块糖、一个铅笔盒，全然忘记自己刚做了错事，应该羞愧地耷拉着脑袋才对。

“怎么一问摇头三不知？”“啪”的一声，爸爸甩手就给我的脸颊送上了一巴掌。

沉重的耳光突如其来，一瞬间，我的小脑袋瓜就被打蒙了，不争气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又疼又烫又麻的小脸蛋直往下淌。我捂住半边脸，撒腿跑向一个无人的角落，在那儿哭个痛快。

在这之前，我不仅挨过揍，也被人扇过耳光，但唯有这一记耳光入脑入心。懵懂小女孩禁不起这一巴掌。有许多细微的忧伤，像草根缠绕，直到今天还被追忆：那个小女孩，在苦难的畏惧中，从爸爸的背后发出一声声哭泣，泪水凝成一条卑微的河流，呜咽着从他宽大的掌心缓缓流过。

当年，看见我被爸爸掌掴的人可真不少。记得爸爸坐在门前的老榆木靠背椅子上，非常神气，身旁簇拥着几个叔叔阿姨。爸爸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时不时会露出羡慕的表情。那会儿，爸爸刚从兰州大学进修归来，在绿皮火车上苦熬了两天两夜，回到家中，还未抖落一身的风尘，还没顾上和久别重逢的女儿们打声招呼，就被热情的邻居们团团围住。他王者归来般绘声绘色地聊着离家一年中遇见的新鲜事，正讲得忘乎所以，我的那位爱管闲事的姐姐不知啥时候也早早地挤到大人堆里，冷不丁地打断了爸爸飞扬的激情，硬生生地指着我的鼻子，气呼呼地告状说：“爸爸，刚才，她把家里的跳绳弄丢了。”

爸爸愣了一下，皱起眉头，似乎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一跺脚，从椅子上站起身，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他眼皮底下，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向我发问，然后就用他那只宽厚的手掌，在我脸颊上留下一份远道归来的响亮的见面礼。

他可是曾经带着我在戈壁滩上度过两年时光的爸爸呀？

四岁那年，我跟在爸爸的屁股后面，来到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的“五七干校”。“干校”安置在戈壁滩上，是爸爸和其他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他们热火朝天，战天斗地，双手紧握锄头，白天修水库、挖沟渠、开荒种地、放羊养猪，夜里就睡地窝子。

清晨，当大人们三三两两消失在地平线上时，我常常孑然站立在荒凉粗粝的戈壁滩上。印象中，天空如同一口大锅，倒扣在大地之上。望着天上飞过的乌鸦，我奔跑着追赶着。追也追不上，就朝乌鸦吐唾沫；跑累了，就坐在戈壁滩上玩石头。戈壁滩上，大都是些圆润的鹅卵石，我握在手心里，吹一吹上面的细沙，用衣服前摆使劲擦一擦，伸出舌头舔一舔，有点淡淡的咸味道。

爸爸收工后，在他睡觉之前，我会将一天的收获——戈壁滩上捡来的鹅卵石，黄的、白的、红的、灰的、黑的、绿的，一块一块地拿给他看。他总是瞧着瞧着，满面倦容的脸上就会露出欢喜的笑容，顺带用他白天修过水库、拓过土坯的宽厚粗糙的手掌，爱怜地摸摸我的小脑袋，不住地夸我“乖孩子”。

从“五七干校”回到乌鲁木齐，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上小学，我的“笨”名就像刚刚萌芽的野草，虽然那么微不足道，却铆足了劲地肆意蔓延。学校的老师说我脑子不开窍，妈妈动不动骂我“猪脑子”。一道算术题，老师教我一百遍，我也听不懂。烧水做饭，扫地擦桌，我只会忙中添乱，成为愚蠢加勤快、名副其实的小浑蛋一枚。头上扎个蝴蝶结，出门不到五分钟，“蝴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走了。一问咋丢的，我一脸无辜，“八棍子也打不出个闷屁来”。

同样是从“干校”回来，爸爸的日子越过越得劲。他是大学老师，学识渊博，能诗善画，不仅才华出众，为人也特别实诚，受人尊敬。他有一双慷慨的手，天山南北，无论尊卑，只要向他求助，只要他觉得有可能，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这么优秀的爸爸，却养了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了，脑子里还是一锅糨糊，甚至连一根跳绳都守不住。爸爸的一巴掌，将我混沌一片却单纯质朴的世界破开一丝罅隙，世俗的尘埃扑扇着无情的翅膀乘虚飞来。

我这个笨女孩用了整整一个夏天，弄明白了许多事，渐渐地猜得着是谁偷走了我的蝴蝶结，慢慢地想清楚我的跳绳是怎么弄丢的。还有在爸爸面前告我状的姐姐，对她，我再也不想亲近一步，哪怕一小步。

那个疼痛的夏天倏忽而过，转眼迎来了第一场冬雪。爸爸一大早就从衣柜里翻出一块红条绒布，准备为我和妹妹裁剪两双棉手套。邻居的阿姨们看到了，一个劲地夸赞他“能文又能武”。爸爸一双宽大的手在缝纫机上翻动了一整天，夜深前才赶做出两双簇新的红条绒手套，是那种四指相连、与大拇指分开的连指手套。爸爸搓着两只手，不无遗憾地喃喃自语，时间不早了，否则应该在两只手套间缝一条绳子。女孩子在学校时可以把绳子挂在脖子上，不仅方便而且不容易丢。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刚上二年级的妹妹欢天喜地上学去。一路上，我俩的小手被手套焐得暖洋洋的。想想从前冬天没有手套的日子吧，两手揣在棉衣兜里不敢拿出来，赶上学校扫雪，握一两分钟笤帚就不得不搓手呵气，一副狼狈相。

可是一天不到，我就让手套落了单。我上厕所时，把摘下的两只手套放在大腿上夹得紧紧的，也想好了在提裤子前一定得戴上手套，再站起来。可不幸的是，我在没戴好手套前就稀里糊涂直起了身子。

一只手套在我的眼皮底下从两腿间滑落下去，掉进茅坑。我鼻子一酸，伤心总是难免的，但晕眩和恐惧随即向我袭来，爸爸这次会怎样收拾我呢？

放学后，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家中，看到妹妹的手套依然成对地摆放在她的枕边，红艳艳的，看了惹人眼红。有办法了！我眼珠一转，灵光闪现，想出了一个鬼点子。

我吞吞吐吐地告诉妹妹：“手套掉进茅坑了。”妹妹“啊”的一声，埋怨我说：“你太不小心了，爸爸知道后又要气得揍你一顿。”我埋着头支支吾吾地问她：“咋办？”妹妹同情地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咋办。”我说：“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妹妹听后，睁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我，连连摆手，“不好，不好。爸妈知道后也会打我的。”

我顿时耷拉下脑袋，颓然躺倒在床上。妹妹见状，心立刻软了下来，含着哭腔走到我跟前，“姐，你别难过，我答应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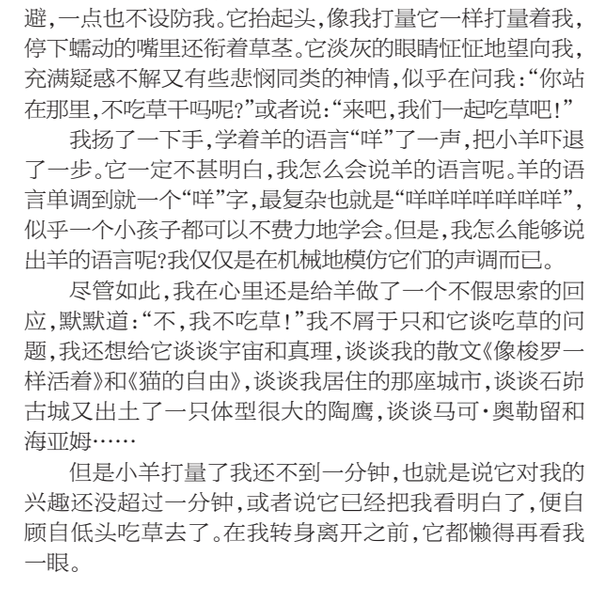
于是，一件巧事发生了。我和妹妹各掉落了一只手套在茅坑里。

“怎么这样巧呢？真后悔那天没有把绳子缝上去，要不也不至于一人掉一只，白白辛苦了一整天。”爸爸搓着手，摇晃着脑袋，哀叹不已，不停地自责。

纸包不住火，没过多久，妹妹在大姐的追问下道出了实情。果然不出所料，姐姐转眼就向爸妈发出最新播报。我以为爸爸会把我揍个半死，没想到，爸爸只是一连几天阴沉着脸，不时搓着两手。

从此，我和妹妹就成为没有手套的孩子。在新疆无数个冰冻三尺、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都没再奢望过手套。偶尔我会想起曾经拥有过的那双红手套，还有妹妹的那双红手套，也曾望着自己被冻得通红的小手滴下泪珠，任凭泪水从手掌指缝滑落在雪地上。

何时才能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手套呢？暖和又漂亮，对了，再来一双给妹妹，以疏解心中长久的亏欠。世事弄人，谁曾料到，妹妹去了珠江边的广州城，那里四季如春，无需手套；而我也移居黄浦江边的大上海，“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大江南，也根本无需笨拙的棉手套。只不过，那双红条绒棉手套却常常出现在梦里，成为对逝去的爸爸一份沉甸甸的纪念。



小羊的眼神

北城

尽管很少有羊逃脱被人类屠宰的命运，但我们在羊的眼里，从来没有读到过它对我们人类潜藏的仇恨。

就像这只在铁炉峁缓慢游走的小羊，初生的羊角还是两个小小的秃点，清晨的阳光照在它身上，受光的这面白得耀眼。时间尚属早春，地上的绿草还没有长起来，其他几只小羊围着一个干草垛吃草，只有它自顾自地走向这个被当作院墙的土埂。这里的荒草多，以前没有被羊啃过，所以从冬日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茂盛的样子。这只聪明的小羊，知道哪里有草往哪里走。我蹑手蹑脚靠近墙埂，想看清楚它低着头吃草的样子，很快就被它发现了。它没有慌乱地躲避，一点也不设防我。它抬起头，像我打量它一样打量着我，停下蠕动的嘴里还衔着草茎。它淡灰的眼睛怔怔地望向我，充满疑惑不解又有些悲悯同类的神情，似乎在问我：“你站在那里，不吃草干吗呢？”或者说：“来吧，我们一起吃草吧！”

我扬了一下手，学着羊的语言“咩”了一声，把小羊吓退了一步。它一定不甚明白，我怎么会说羊的语言呢。羊的语言单调到就一个“咩”字，最复杂也就是“咩咩咩咩咩咩”，似乎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不费力地学会。但是，我怎么能够说出羊的语言呢？我仅仅是在机械地模仿它们的声调而已。

尽管如此，我在心里还是给羊做了一个不假思索的回应，默默道：“不，我不吃草！”我不屑于只和它谈吃草的问题，我还想给它谈谈宇宙和真理，谈谈我的散文《像梭罗一样活着》和《猫的自由》，谈谈我居住的那座城市，谈谈石峁古城又出土了一只体型很大的陶鹰，谈谈马可·奥勒留和海亚姆……

但是小羊打量了我还不到一分钟，也就是说它对我的兴趣还没超过一分钟，或者说它已经把我看明白了，便自顾自低头吃草去了。在我转身离开之前，它都懒得再看我一眼。

广 告

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吹响乡村振兴时代号角
“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主题纪实散文征文大赛启事

陕西省商洛市地处秦岭南麓腹地，依古都西安东南而居，与鄂豫两省接壤，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是我国古代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通道，处丝绸之路东南延长线上，是秦楚文化的交汇点，曾是夏禹治水、仓颉造字、商鞅封邑、“四皓”隐居、闯王屯兵的地方，革命战争年代是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素有“戏剧之乡”“文化绿洲”之美称。同时，商洛也是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属国家级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荣获“中国文化经济活力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中国气候康养之都”“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最佳康养休闲旅游市”“全国百强旅游城市”等称号。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商洛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序、生活富裕”总要求，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聚力打造“一都四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不断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书写了商洛乡村振兴新篇章。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让文艺走向基层、走进群众、贴近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中国散文学会、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吹响乡村振兴时代号角——“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主题纪实散文征文大赛，相关事项如下：

一、征文主题：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吹响乡村振兴时代号角—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主题，弘扬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拓创新精神，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担当、新作为、新风貌，讲述乡村振兴中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生动实践和精彩故事。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散文学会

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商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商洛市作家协会

三、征集对象：立足文学界，面向社会各界文学爱好者。

四、征集时间：征文启事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9月15日.

五、征文要求：

1.作品题材：主要以乡村振兴主题为主，要关注新时代、新风貌、新人物，尤其欢迎描写商洛题材的作品，字数限5000字以内。

2.参赛作品必须是新创作或未曾发表(包括新媒体)的原创作品。

3.作品要主题鲜明，情感真挚，内容积极向上，注重文学品位，不得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内容及言论。

4.参赛作品格式要求：题目(黑体、加粗、二号字)，正文(宋体、五号字)，文稿末尾写明本人姓名、详细住址、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100字左右的作者简介，以便联系。文稿以word文档作为“附件”形式发送，命名方式为“在希望的田野上主题征文+作者姓名+作品题目”。

5.作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作品应未与任何第三方签署相关电子(包括无线)、出版、影视等版权协议，主办方不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参评作者因名誉权、著作权等纠纷产生的法律责任，主办方因使用征集作品遭受的损失由投稿者承担，同时取消参赛资格，追回获奖证书和奖金。主办方对所有获奖作品享有版权，可复制、翻译、出版、发行、汇编、改编或演出，有权在媒体上展示、展播或用于相关的公益性活动。投稿参与即视作认同本条款。

6.投稿方式。专用邮箱：xczx_zxwdtys@163.com

联系人：中国散文学会秘书处董彩峰

电话：13661029284

商洛市委宣传部张超

电话：13891412545

商洛市文联张璋

电话：15529142380

7.本次征文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六、奖项设置、评定

(一)奖项评定

征文截稿后由主办单位聘请文学、三农研究等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公开、公平、公正进行评选，投稿人不得担任评委。评选结果通过中国散文学会、商洛市官方媒体公示。获奖作者将受邀参加颁奖仪式，同时将获奖作品结集出版。

(二)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奖金8000元，颁发荣誉证书；

二等奖8名，奖金5000元，颁发荣誉证书；

三等奖15名，奖金2000元，颁发荣誉证书； 优秀奖20名，奖金500元，颁发荣誉证书。

中国散文学会、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

2023年5月7日